

最近，网上流传《久违陈焜》一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焜在高校师生中如雷贯耳，缘于他的《现代西方派文学研究》在上海高校风靡一时，其最大优点是浅白而系统地介绍了与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紧密关联的西方文流流派，连我这个对文艺理论充耳不闻的顽固派，也凑热闹，看完最后一页，知道了意识流与胡说八道的似是而非。

与陈焜同时出名的还有一位叫什么红的，是个女的，也是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北大毕业，与我的当代文学授课老师李学嫻是同班同学。李学嫻老师常用影印的方式印发他们两位在各地高校的讲稿。

李学嫻老师的那一代人真是了不起！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毕业了，前苏联的教授们进入了北大。她告诉我，当时想到北大看看前苏联人的成色，于是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

她家住襄阳路，为了照顾他的先生，对自己的学业难免松懈。他的先生江希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词典权威，与美国人合编汉英词典，那是中美合作项目。美方的犹太人教授好奇地问：在英美哪所学校毕业？他说：我没有出过国，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老外听罢摇头不信。他的学问底子非常好，学外语手一册的《新英汉词典》，他是主要编撰人员之一。他很自豪地转述学生们的感慨：“我们上外有江老师在，还像所大学。”后来李学嫻去了美国，江先生留在中国，因为手头还有好几本词典没有完成，他对我说：“搞完这几本词典，对自己这一辈子有个交代。”

我常去襄阳路的西式寓所看他，第一次发现外国寓所房间里还带内套浴室和厕所呢。他儿子大陆回来给他烧点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窗下低头编词典。他说：缺钱了，就翻译一两篇短篇小说。那时刊物少，学问家多，投稿很难发表的，他是百发百中；或者登在《外国文艺》之类一流刊物上；或者他去前进修学院兼上几节课。“前进”创始人蔡光天总是

拉住复旦、上外几个台柱子撑世面。好像江先生的窗下就是位育中学的操场，前进进修学院借位育中学办夜校。江先生贪路近，兼几节课，活络活络腿脚，赚点外快到外面犒劳犒劳自己。他是个美食家，我下海后，他在家里见了，总说：“依欠江老师一顿饭噢！”

每次去江先生的家，他放下笔，过来坐在沙发上，很享受地将脚搁在搁凳上，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讲外面的行情。

那时我已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了。这就是书斋先生，不与社会活动，但关心社会现状。

李学嫻老师来学校上课，骑着一辆英国名牌兰羚自行车，一顶海军冬季翻毛军帽，双排扣的呢绒上衣，高挑的个子，进了校门，左拐一个大弧形，一个燕子斜，划过大片草坪，就到了两层红砖房的中文系门前，刹车，携上撑脚，干净利索，一股潇洒劲儿。

那时她也该有50岁了吧！她永远风风火火，忘这忘那。作为课代表，我常常奔到她的教研室去拿她忘记带上的、准备发给学生的讲义。印象中，李学嫻老师就是旧俄油画里坐在马车上远去的着深色素长裙的高贵女性。

她讲课，一有灵感，随即迸发，自然忽东忽西，没有章法，率性得很。看了陈焜的书之后，同学们称李学嫻老师为意识流授课法。1984年，里根总统到复旦大学演讲，事后重播。那天我正好在他们家里。她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听着，感慨地说：“真漂亮。”那是指里根的一口英语，说罢流下了眼泪。她发觉失态了，赶紧解释：为了服侍江老师，她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退休后，她去了美国，听朋友说，她做起了房产商。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居然做起了生意，据说还风生水起，令人不可想象。这就是天资聪颖。

后来李学嫻老师回国，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是我去她家的时候，楼下的门卫对我说的。她是不肯开门的，潜意识：尊严！不久她就过世了。

这个时代也渐渐地过去了，那一代先生也渐行渐远。

那一代人与事

李大伟



五颜六色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写诗，当然要融入自己的情感等等。诗的表达，应该给人留下点滴或一定的启示、共鸣，留有无穷的回味、联想。读诗，不是让人去解没有谜底的谜，不论费神或不费神。如果真有一首只有自己能解谜底的诗，还是少公开发表为好，至少在你和你的挚友间欣赏为妥。写出自己，顾及他人，回应社会——作诗的基点，为人的起码。

极大的虚伪者，往往在于对所想之事无能、无为而装作无所谓却让人重视以获好处，似乎既显超脱而又实有所得。可惜，此种好事实实在在太少，而此种人也为最终至于所谓虚则无，伪则无，脸面和底子、底利皆无的地步。

为阴险，常为小人。因短因浅，易为“小儿科”人。为人，心眼不能小，气量不能小。为事，识见要明远，处置要厚正。人不为小，心和事以为大。人以为大，见和世以为广。

法的威严，人的尊严，国的庄严，事的肃严，严严相济，才国有昌盛，事有位全，人有安延。

生活气息，文化素养，艺术鸣悟，能量正上。好时到适，好事到底，好为到合，好人到底。



花自飘零水自流 (摄影) 潘修范

每年到了十月前后，或者更晚点，秋风飒飒时，成都大街小巷便飘起了糖炒栗子的香甜气息。与此同时，水果小贩拉着一辆大三轮车，装着满车梁平柚子，沿街叫卖。那些像小黄灯笼的梁平柚，散发着独有清香，为飒飒秋风涂抹上一层蜂蜜般的气息。

先前，梁平柚产量少，价格高，成都能够品尝者为数不多，即使偶尔买一两个，也得凭运气。不是所有的梁平柚都味道纯正香甜。好几次买回家，剥去层层外皮，掰开坚实的牙瓣，好不容易吃上果肉，只觉舌尖酸涩发麻，败了吃兴。

话说成都人的日子，日渐滋润起来，水果不再是奢侈品，各色品种均能在大街上买到。深秋的水果店里堆满了大如排球的外地柚子，如广西沙田柚、福建蜜柚、台湾红心柚。价格从最初的二十几个元降到七八元一个。这些柚子个个沉甸甸，水灵灵，散发着浓郁清香，诱人一尝。

福建蜜柚块头大，最压秤，且皮薄，肉多，水分足，酸甜味，与先前的柚子有天壤之别，一改我关于柚子酸涩苦的印象。论甜度，形如秋梨的广西沙田柚最佳，虽然个头比福建蜜柚小点，但果肉清甜纯正。台湾红心柚价格最贵，味道自然也不错。真正上乘的梁平柚子，不仅纯甜嫩脆，而且浓烈蜜

香，与沙田柚、福建蜜柚并称为“三大名柚”。据考证，梁平柚在四川梁平栽培已逾200年历史，系乾隆进士梁平人刁思卓自福建省引入，初植于梁山镇东门松柏客棧内，在梁平县的特殊自然条件下，优化而成独具特色的柚树品种。母亲喜食柚子。每次柚子剥皮后，要精细地剔除中层白瓤，一牙一牙掰着、省着吃；最后，还将淡金色的外皮放到太阳下晒干储存起来，等哥哥从北京回来，就用黑色的蒙经砂锅药罐子，放入冰糖，为他熬水喝。母亲说，哥哥火气重，喝柚子皮水清热解暑。

美食

访深田久弥文化馆

曹正文

峦，或在艳阳下显示红色的魅力，或在绿树掩映中更显山的雄姿，还有终年积雪的山，山的背景大都是蓝天白云，也有的山在云雾缭绕中，有的山上开满了鲜花，被绿色的森林所环抱。

真荣隆昭见我仔细端详，又引我走到最后一幅照片前笑说：“这幅山的照片是我拍的。”原来，真荣隆昭也是一位登山爱好者（他是加贺山岳协会会员），而且他还是石川县自然解说研究会的会员。

走过长廊，便是介绍深田久弥生平的照片与资料。深田久弥生于1903年3月11日，他出生于日本石川县大圣寺町（现为加贺市），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部哲学科。他似乎不久对哲学失去兴趣，对文学产生了热情，并开始发表在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他在《新思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武人赏罚录》，获川端康成等文学家赏识，这样他就参加了创道社，发表了《奥洛克的姑娘》等作品，未毕业而退学，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深田久弥从大学退学后，除了写文章、当作家，他还与登山爱好者一起从事日本各地的登山运动。到了昭和八年，深田久弥与小林秀雄等文学爱好者一起创办了《文学界》，他也为杂志写了不少作品，如《津轻的原野》《冒牌修道院》《好友》等作品。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深田久弥也因热爱登山而开始发表游记随笔，先后出版了《群山》与《山顶山麓》，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在文化馆中，我看到了深田久弥幼年照片，他两岁时的照片十分可爱，在书架上有“深田久弥文库”，还有深田久弥的书法作品与他的书斋“房山山九”的书斋名以及他从事写作的照片。让深田久弥最为骄傲的便是那本《日本百座名山》的游记著作，他对群山的记载与描写，十分贴切。不知有多少人写过富士山，但他写的富士山，有史有论，有质有文，富有创意，引人思索。这本书由新潮出版社出版。

告别真荣隆昭时，他对我说，深田久弥68岁时因登山黎县茅山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日本的山，这也许是深田久弥生前的一个愿望吧！

导游当如导师

何鑫渠

旅游中的导游，如同车辆里的驾驶员，是不可缺少的。

导游的主要工作内容，除引导游客感受山水之美，还要安排游客食、宿、行，并解决旅途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但导游服务的核心就是导游讲解，而讲解的好坏取决于导游文化素质、知识结构及讲解水平。

按导游的业务范围划分，分为海外领队、全程陪同导游人员、地方陪同导游人员和景区景点导游人员等。以前导游证分为导游证、省导游证、地方导游证、景点导游证四种。最新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取消了省导游证和地导游证。景点导游证只在单一景区内有效。景点导游证通常是由景点对本单位员工进行统一组织，参加考试。

国家一直对导游考试严格要求，考试内容除旅游业务知识外，还包含语言、史地、美学、卫生、生活、交通、海关、社会、旅行常识，以及货币、保险、通讯、国际、心理学、政策法规知识。国导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但景点导游就不尽如人意了，如现在许多位于乡村的景点，为了反哺农民和山民，有关部门允许他们进入景区导游。由于本身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培训不力，不少人最多成了背书机器。一些小的景点，兼职的导游不称职的最多。一次在天津的张学良故居听景点导游介绍，导游词背得不错，其间，一位游客见一个电风扇感叹道：“还是英国造的！”不料导游插嘴道：“不是英国，是民国的。”这下让我们惊呆了：英国是地理概念，民国是时间概念，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导游应该如导师，景点导游的水平亟待提高才是。

连连连赢，赢了大把银子。张照看到那么多银子，问侄子银子来路，张说了实话，张照大为光火，说：“这些银子来自国库，万一被人奏到朝廷，定然罪责难逃，老夫也将受牵连。”一番话把张大金吓得惊慌失措，忙问叔父如何解脱。张照想来想去，总算有了对策，利用这笔横财在京都创建了一所“云间会馆”，以后凡来京赶考或经商的江南同乡都可获得住宿，困难者还可获得资助。

张大金创办会馆一事传到乾隆耳里，皇帝召见了张大金，钦点他为翰林学士。从此，张大金平步青云，官至刑部。

多年后，张大金因病辞官，荣归故里。他把金银塞入毛竹孔内，扎成竹排，从海里运到家乡，筑“谦牧堂”，闭门读书，更号退夫。

如今，在大团镇永定南路一栋古旧二层楼后面，只剩下残墙断壁和几根破败的木梁，据说这里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张家仪门头”和“谦牧堂”遗址。

“金大团”之称，是否由张大金此举而来，你有历史的考据吗？



灯花

七夕会

柚皮水色泽淡黄如琥珀，我也忍不住喝几口，清香润甜略带苦味。

广东盛产柚子。广东人会吃柚，常人觉得最苦最难吃的柚子白瓤，他们也拿来做菜。前年哥哥邀请父亲和我去广东游玩，在广州西关著名的南信甜品店，哥哥请我们吃了一道取名“杨枝甘露”的甜品。用椰汁与芒果打成浓浆，加入西米和搓成散粒的柚子浆，味道非常美妙。而今，成都甜品店也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主打甜品均为“杨枝甘露”，众多时髦姑娘趋之若鹜。

立秋已过，柚子又快上市了。我也准备做一罐柚子茶，将秋天的清甜、母亲的爱意延续到深冬。



夜光杯